

南史

十五



列傳第十八

南史二十八

褚裕之

弟淡之  
音回子貢

玄孫球

裕之兄子湛之

湛之子彦回  
向子翔

彦回弟澄  
炫子儂

從父弟紹  
炫子蒙

蒙子玠

褚裕之傳

褚裕之字叔度河南陽翟人晉太傅哀之曾孫也祖歆秘書監父爽金紫光祿大夫長兄秀之字長倩歷大司馬琅邪王從事中郎黃門侍郎宋武帝鎮西長史秀之妹晉恭帝后也秀之雖晉氏姻戚而盡心於武帝遷侍中出補大司馬右司馬晉恭帝即位為祠部尚書宋受命徙太常元嘉初卒於官秀之弟淡之字仲原亦歷顯官為宋武帝車騎從事中郎尚書吏部郎廷尉卿左衛將軍宋受命為侍中淡之兄弟並盡忠事武帝恭帝每生男輒令方便殺焉或誘略內人或密加毒害前後如此非一及恭帝遜位居秣陵宮常懼見禍與褚后共止一室慮有酖毒自煮食於前武帝將殺之不欲遣人入內令淡之兄弟視后褚后出別室相見兵人乃踰垣而入進藥於恭帝帝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得復人身乃以被掩殺之後會稽郡缺朝議欲用

蔡廓武帝曰彼自是蔡家佳兒何關人事可用  
褚佛佛淡之小字也乃用淡之爲會稽太守景  
平二年富陽孫氏聚合門宗謀逆其支黨在永  
興縣潛相影響永興令羊恂覺其謀以告淡之  
淡之不信乃以誣人之罪收縣職局於是孫法  
先自號冠軍大將軍與孫道慶等攻沒縣邑更  
相樹置遙以鄧令司馬文宣爲征西大將軍建  
旗鳴鼓直攻山陰淡之自假陵江將軍以山陰  
令陸邵領司馬加振武將軍前負外散騎常侍  
王茂之爲長史前國子博士孔欣前負外散騎  
常侍謝朶之並參軍事召行參軍七十餘人前  
鎮西諮議參軍孔窋子左光祿大夫孔季恭子  
山士並在艱中皆起爲將軍遣隊主陳願郡議  
曹掾虞道納二軍過浦陽江願等戰敗賊遂推  
鋒而前去城二十餘里淡之遣陸邵水軍拒之  
而身率所領出次近郊邵與行參軍漏恭期合  
力大破賊於柯亭淡之尋卒謚曰質子裕之名  
與武帝同故行字焉初爲太宰琅邪王行參軍  
武帝車騎參軍司徒左西屬中軍諮議參軍署  
中兵加建威將軍從征鮮卑盡其誠力盧循攻

查浦叔度力戰有功循南走武帝板行廣州刺史加督建威將軍領平越中郎將在任四年廣營賄貨資財豐積坐免官禁錮終身還至都凡諸親舊及一面之款無不厚加贈遺尋除太尉諮議參軍相國右司馬武帝受命爲右衛將軍武帝以其名家而能竭盡心力甚嘉之封番禺縣男尋加散騎常侍永初四年出爲雍州刺史領寧蠻校尉在任三年以清簡致稱景平二年卒子恬之嗣恬之弟寂之著作佐郎早卒寂之子曖尚宋文帝第六女琅邪真長公主位太宰參軍亦早卒曖子續位太子舍人亦尚宋公主續子球字仲寶少孤貧篤志好學有才思宋建平王景素元徽中誅滅唯有一女存故吏何昌寓王思遠聞球清立以此女妻之仕齊爲溧陽令在縣清白資公奉而已仕梁歷都官尚書通直散騎常侍祕書監領著作司徒右長史常侍著作如故自魏孫禮晉荀組以後台佐加貂始自球也後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加給事中卒湛之字休玄秀之子也尚宋武帝第七女始安哀公主拜駙馬都尉著作佐郎哀公主薨復尚

武帝第五女吳郡宣公主諸尚主者並因世胄不必皆有才能湛之謹實有意幹故爲文帝所知歷顯位爲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侍中左衛將軍左戶尚書丹楊尹元凶殺逆以爲吏部尚書復出爲丹楊尹統石頭戍事孝武入代劭自攻新亭壘使湛之率水師俱進湛之因攜二息彥回澄登輕舟南奔彥回始生一男爲劭所殺孝武即位以爲尚書右僕射孝建元年爲中書令丹楊尹後拜尚書左僕射以南奔賜爵都鄉侯大明四年卒謚敬侯子彥回

彥回幼有清譽宋元嘉末魏軍逼瓜步百姓咸負擔而立時父湛之爲丹楊尹使其子弟並著芒屨於齋前習行或譏之湛之曰安不忘危也彥回時年十餘甚有慙色湛之有一牛至所愛無故墮聽事前并湛之率左右躬自營救之郡中喧擾彥回下簾不視也又有門生盜其衣彥回遇見謂曰可密藏之勿使人見此門生慙而去不敢復還後貴乃歸罪待之如初尚宋文帝女南郡獻公主拜駙馬都尉徐著作佐郎累遷祕書丞湛之卒彥回悉推財與弟澄唯取書數

千卷湛之有兩厨寶物在彥回所生郭氏間嫡  
母吳縣主求之郭欲不與彥回曰但令彥回在  
何患無物猶不許彥回流涕固請乃從之襲爵  
都鄉侯歷位尚書吏部郎景和中山陰公主淫  
恣窺見彥回悅之以白帝帝召彥回西上閣宿  
十日公主夜就之備見逼迫彥回整身而立從  
夕至曉不爲移志公主謂曰君鬚髯如戟何無  
丈夫意彥回曰雖不敏何敢首爲亂階宋明帝  
即位累遷吏部尚書有人求官密袖中將一餅  
金因求清閑出金示之曰人無知者彥回曰卿  
自應得官無假此物若必見與不得不相啓此  
人大懼收金而去彥回叙其事而不言其名時  
人莫之知也帝之在蕃與彥回以風素相善至  
是深相委仗陳事皆見從改封雩都伯歷侍中  
領尚書右衛將軍彥回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  
退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國使莫不延首目  
送之明帝嘗歎曰褚彥回能遲行緩步使得宰  
相矣時人以方何平叔嘗聚棗粲舍初秋涼夕  
風月甚美彥回援琴奏別鵠之曲宮商既調風  
神諧暢王或謝莊並在粲坐撫節而歎曰以無

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宮商暫離不可得已時愴  
人常珍竒與薛安都爲逆降叛非一後又求降  
明帝加以重位彥回謂全其首領於事已弘不  
足大加寵異帝不從珍竒尋又叛彥回後爲吳  
郡太守帝寢疾危殆馳使召之欲託後事及至  
召入帝坐帳中流涕曰吾近危篤故召卿欲使  
著黃羅耳指牀頭大函曰文書皆函內冀此函  
得不復開彥回亦悲不自勝黃羅襪乳母服也  
帝雖小間猶懷身後慮建安王休仁人才令美  
物情宗向帝與彥回謀誅之彥回以爲不可帝

怒曰卿癡不足與議事彥回懼而奉旨復爲吏  
部尚書衛尉卿尚書右僕射以母老疾晨昏須  
養辭衛尉不許明帝崩遺詔以爲中書令護軍  
將軍與尚書令袁粲受顧命輔幼主粲等雖同  
見託而意在彥回彥回同心理事務弘儉約百  
姓賴之旣而王道隆阮佃夫用事姦賂公行彥  
回不能禁也遭所生喪毀頓不復可識暮年不  
盥擲唯泣淚處乃見其本質焉詔斷哭禁平客  
葬畢起爲中軍將軍本官如故元徽二年桂陽  
王休範反彥回與衛將軍袁粲入衛宮省鎮集



衆心彥回初爲丹楊與從弟炤同載道逢齊高帝彥回舉手指高帝車謂炤曰此非常人也出爲吳興高帝餉物別彥回又語人曰此人才貌非常將來不可測也及顧命之際引高帝豫焉高帝既平桂陽遷中領軍南兗州高帝固讓與彥回及衛軍袁粲書陳情彥回粲荅書不從高帝乃受命其年加彥回尚書令侍中給班劔二十人固讓令三年進爵爲侯服闋改授中書監侍中護軍如故給鼓吹一部時淮北屬江南無復鰓魚或有間關得至者一枚直數千錢人有

餉彥回鰓魚三十枚彥回時雖貴而貧薄過甚門生有獻計賣之云可得十萬錢彥回變色曰我謂此是食物非曰財貨且不知堪賣錢聊爾受之雖復儉乏寧可賣餉取錢也悉與親游噉之少日便盡明年嫡母吳郡公主薨毀瘠骨立葬畢詔攝職固辭又以暮祭禮及表解職並不許蒼梧暴虐稍甚齊高帝與彥回及袁粲言世事粲曰主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之事非季世所行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彥回默然歸心高帝及廢蒼梧羣公集議袁粲劉彥節既不受任

彥回曰非蕭公無以了此手取事授高帝高帝曰相與不肯我安得辭事乃定順帝立改號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甲仗五十人入殿及袁粲懷貳曰褚公眼睛多白所謂白虹貫日亡宋者終此人也他日粲謂彥回曰國家所倚唯公與劉丹楊及粲耳願各自勉無使竹帛所笑彥回曰願以鄙心寄公之腹則可矣然竟不能貞固及高帝輔政王儉議加黃鉞任遐曰此大事應報褚公帝曰褚脫不與卿將何計遐曰彥回保妻子愛性命非有竒才異節遐能制

之果無違異及沈攸之事起高帝召彥回謀議彥回曰西夏豐難事必無成公當先備其內耳高帝密爲其備事平進中書監司空齊臺建彥回白高帝引何曾自魏司徒爲晉丞相求爲齊官高帝嫌而不許建元元年進位司徒侍中中書監如故改封南康郡公彥回讓司徒乃與僕射王儉書欲依蔡謨事例儉以非所宜言勸彥回受命終不就尋加尚書令二年重申前命爲司徒又固讓魏軍動高帝欲發王公以下無官者從軍彥回諫以爲無益實用空致擾動上乃

止三年七月帝親嘗酎盛暑欲夜出彥回與左僕射王儉諫以為自漢宣帝以來不夜入廟所以誠非常人君之重所宜克慎從之時朝廷機事彥回多與議謀每見從納禮遇甚重上大宴集酒後謂朝臣曰卿等並宋時公卿亦當不言我應得天子王儉等未及荅彥回斂板曰陛下不得言臣不早識龍顏上笑曰吾有愧文叔知公為朱祐父矣彥回善彈琵琶齊武帝在東宮宴集賜以金鏤柄銀柱琵琶性和雅有器度不妄舉動宅嘗失火煙爛甚逼左右驚擾彥回神色怡然索輿徐去然世頗以名節譏之于時百姓語曰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彥回生

高帝崩遺詔以為錄尚書事江左以來無單拜錄者有司疑立優策尚書令王儉議以為見居本官別拜錄應有策書而舊事不載中朝以來三公王侯則優策並設官品第二策而不優優者褒美策者兼明委寄尚書職居天官政化之本故尚書令品雖第三拜必有策錄尚書品秩不見而摠任彌重前代多與本官同拜故不別有策即事緣情不容均之凡僚宜有策書用申

隆寄既異王侯不假優文從之尋增彥回班劍  
為三十人五日一朝頃之寢疾彥回少時嘗篤  
病夢人卜箸一具與之遂差其一至是年四  
十八矣歲初便寢疾而太白熒惑相係犯上將  
彥回慮不起表遜位武帝不許乃改授司空驃  
騎將軍侍中錄尚書事如故薨年四十八家無  
餘財負責數十萬詔給東園祕器時司空掾屬  
以彥回未拜疑應為吏敬以不王儉議依禮婦  
在塗聞夫家喪改服而入今掾屬雖未服勤而  
吏節稟於天朝宜申禮敬司徒府史又以彥回

南傳十八

十

既解職而未恭後授府應上服以不儉又議依  
中朝士孫德祖從樂陵遷為陳留未入境樂陵  
郡吏依見君之禮陳留迎吏依娶女有吉日齋  
衰吊司徒府宜依居官制服又詔贈太宰侍中  
錄尚書公如故增班劍為六十人葬送禮悉依  
宋太保王弘故事謚曰文簡先是庶姓三公轎  
車未有定格王儉議官品第一皆加幢絡自彥  
回始也又詔彥回妻宋故巴西主埏塋暫啟宜  
增南康郡公夫人

長子賁字蔚先少耿介父背表榮等附高帝賁

深執不同終身愧悵之有棲退之志位侍中彥  
回薨服闕見武帝賁流涕不自勝上甚嘉之以  
爲侍中領步兵校尉左戶尚書常謝病在外上  
以此望之遂諷令辭爵讓與弟綦仍居墓下及  
王儉薨乃騎水牛出吊以繫門外柱入哭盡哀  
而退家人不知也會疾篤其子霽載以歸疾小  
間知非故處大怒不肯復飲食內外閤悉釘塞  
之不與人相關數日裁餘氣息謝瀹聞其弊往  
候之排閤不可開以杵槌破進見賁曰事之不  
可得者身也身之不可全者名也名與身俱滅  
者君也豈不全之哉賁曰吾少無人間心豈身  
名之可慕但願啓手歸全必在舊隴兒輩不才  
未達余趣移尸徒殯天吾素心更以此爲恨耳  
永明七年卒

綦字茂緒位義興太守八年改封巴東郡侯明  
年表讓封還賁子霽詔許之建武末綦位太子  
詹事度支尚書領前軍將軍永元元年卒贈太  
常謚穆子綦子向字景政年數歲父母相繼亡  
沒毀若成人親表異之及長淹雅有器量位長  
兼侍中向風儀端麗眉目如畫每公庭就列爲

衆所瞻望焉仕梁卒於北中郎廬陵王長史子  
翔

翔字世舉起家祕書郎累遷宣城王主簿中大  
通五年梁武帝宴羣臣樂游苑別詔翔與王訓  
爲二十韻詩限三刻成翔於坐立奏帝異焉即  
日補宣城王文學俄遷友時宣城友文學加正  
王二等翔超爲之時論美焉出爲義興太守在  
政潔已省繁苛去游費百姓安之郡西亭有古  
樹積年枯死翔至郡忽更生枝葉咸以爲善政  
所感以秩滿吏人詣闕請之敕許焉尋徵爲吏  
部郎去郡百姓無老少追送出境涕泣拜辭翔  
居小選公清不爲請屬易意號爲平允遷侍中  
大清二年守吏部尚書丁母憂以毀卒翔少有  
孝行爲侍中時母病篤請沙門祈福中夜忽見  
戶外有異光又聞空中彈指及旦疾遂愈咸以  
爲精誠所致云

澄字彥道彥回弟也初湛之尚始安公主薨納  
側室郭氏生彥回後尚吳郡主生澄彥回事主  
孝謹主愛之湛之亡主表彥回爲嫡澄尚宋文  
帝女廬江公主拜駙馬都尉歷官清顯善醫術

建元中爲吳郡太守百姓李道念以公事到郡  
澄見謂曰汝有重疾荅曰舊有冷疾至今五年  
衆醫不差澄爲診脉謂曰汝病非冷非熱當是  
食白瀹雞子過多所致令取蘇一升煮服之始  
一服乃吐出一物如升涎裹之動開看是雞雛  
羽翅爪距具足能行走澄曰此未盡更服所餘  
藥又吐得如向者雞十三頭而病都差當時稱  
妙豫章王感病高帝召澄爲療立愈尋遷左戶  
尚書彥回薨澄以錢一萬一千就招提寺贖彥回  
帝所賜彥回白貂坐褥壞作裘及纓又贖彥回

介憤犀導及彥回常所乘黃牛永明元年爲御  
史中丞袁彖所奏免官禁錮見原遷侍中領右  
軍將軍以勤謹見知澄女爲東昏皇后永元元  
年卒追贈金紫光祿大夫

炤字彥宣彥回從父弟也父法顯鄱陽太守炤  
少有高節王儉嘗稱才堪保傅爲成安郡還以  
一目眇召爲國子博士不拜常非彥回身事二  
代彥回子賁往問訊炤炤問曰司空今日何在  
賁曰奉璽紱在齊大司馬門炤正色曰不知汝  
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彥回拜司

徒賓客滿坐炤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邪名德不昌遂有期頤之壽彥回性好戲以輶車給之炤大怒曰著此辱門戶那可令人見索火燒之馭人奔車乃免炤弟炫

炫字彥緒少清簡爲從舅王景文所知從兄彥回謂人曰從弟廉勝獨立乃十倍於我爲正貞郎從宋明帝射雉帝至日中無所得甚猜羞召問侍臣曰吾旦來如臯遂空行可笑坐者莫荅

炫獨曰今節候雖適而雲霧尚凝故斯翬之禽驕心未警但得神駕猶豫羣情便可載驩帝意解乃於雉場置酒遷中書侍郎司徒右長史昇明初炫以清尚與彭城劉侯陳郡謝胡濟陽江敷入殿侍文義號爲四友齊臺建爲侍中領步兵校尉以家貧建元初出補東陽太守前後三爲侍中與從兄彥回操行不同故彥回之世不至大官永明元年爲吏部尚書炫居身清立非吊問不雜交游論者以爲美及在選部門庭蕭索賓客罕至出行左右常捧一黃紙帽箱風吹



紙剝殆盡罷江夏郡還得錢十七萬於石頭并分與親族病無以市藥以冠劔爲質表自陳解改授散騎常侍領安成王師國學建以本官領博士未拜卒無以殯斂時年四十一贈太常諡貞子子澣

澣字士洋仕梁爲曲阿令歷晉安王中錄事正貲郎烏程令兄游亡棄縣還爲太尉屬延陵令中書侍郎太子率更令御史中丞湘東王府諮議參軍卒澣之爲縣令清慎可紀好學解音律重賓客雅爲湘東王所親愛澣子蒙位太子舍

雨作十八

十五

人蒙子玠

玠字溫理九歲而孤爲叔父驃騎從事中郎隨所養早有令譽先達多以才器許之及長美風儀善占對博學能屬文詞義典實不尚淫靡陳天嘉中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齊還遷中書侍郎太建中山陰縣散騎常侍聘齊還遷中書侍郎太建中山陰縣多豪猾前後令皆以贓污免宣帝謂中書舍人蔡景歷曰稽陰大邑久無良宰卿文士之內試思其人景歷進玠帝曰甚善卿言與朕意同乃除山陰令縣人張次的王休達等與諸猾吏賄

賂通姦全丁大戶類多隱沒玠鑠次的等具狀  
啓臺宣帝手敕慰勞并遣使助玠搜括所出軍  
人八百餘戶時舍人曹義達爲宣帝所寵縣人  
陳信家富諂事義達信父顯文恃勢橫暴玠乃  
遣使執顯文鞭之一百於是吏人股慄信後因  
義達譖玠竟坐免官玠在任歲餘守祿俸而已  
去官之日不堪自致因留縣境種蔬菜以自給  
或以玠非百里才玠曰吾委輸課最不後列城  
除殘去暴姦吏局躋若謂其不能自潤脂膏則  
如來命以爲不達從政吾未服也時人以爲信

南八

然皇太子知玠無還裝手書賜車米二百斛於  
還都後累遷御史中丞玠剛毅有膽決善騎射  
嘗從司空侯安都於徐州出獵遇猛獸玠射之  
載發皆中口入腹俄而獸斃及爲御史中丞甚  
有直繩之稱卒於官皇太子親製誌銘以表惟  
舊至德二年贈祕書監所製章奏雜文二百餘  
篇皆切事理由是見重於世子亮位尚書殿中  
侍郎

論曰褚氏自至江左人焉不墜彥回以此世資  
時譽早集及於逢迎興運謗議沸騰旣以人望

見推亦以人望而責也。炤貞勁之性，炫廉勝之風，求之古人，亦何以加此。玠公平諒直，文武兼資，可謂世業無墮者矣。

列傳第十八

南史二十八

列傳第十九

南史二十九

蔡廓

子興宗  
約弟搏

孫約  
曾孫凝

蔡廓傳

蔡廓字子度濟陽考城人晉司徒謨之曾孫也祖系撫軍長史父緄司徒左西屬廓博涉羣書言行以禮起家著作佐郎後爲宋武帝太尉參軍中書黃門郎以方梗閑素爲武帝所知載遷太尉從事中郎未拜遭母憂性至孝三年不擲沐殆不勝喪宋臺建爲侍中建議以爲鞠獄不宜令子孫下辭明言父祖之罪虧教傷情莫此

爲大自今但令家人與囚相見無乞鞠之訴便足以明伏罪不須責家人下辭朝議從之卅子左衛率謝靈運輒殺人御史中丞王准之坐不糾免官武帝以廓剛直補御史中丞多所糾奏百僚震肅時中書令傅亮任寄隆重學冠當時朝廷儀典皆取定於亮亮每事諮廓然後行亮意若有不同廓終不爲屈遷司徒左長史出爲豫章太守徵爲吏部尚書廓因北地傅隆問亮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錄尚書徐羨之羨之曰黃門郎以下悉以委蔡

吾徒不復厝懷自此以上固宜共參同異廩曰我不能爲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干木羨之小字也選案黃紙錄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廩言署紙尾也羨之亦以廩正直不欲使居權要徙爲祠部尚書文帝入奉大統尚書令傅亮率百官奉迎廩亦俱行至尋陽遇疾不堪前亮將進路詣別廩謂曰營陽在吳宜厚加供奉一旦不幸卿諸人有殺主之名欲立於世將可得邪時亮已與羨之議害少帝乃馳信止之信至已不及羨之大怒曰與人共計云何裁轉背便賣

南十一

惡於人及文帝即位謝晦將之荊州與廩別屏人問曰吾其免乎廩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昆而以之比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爲難也廩年位並輕而時流所推重每至時歲皆束帶詣門奉兄軌如父家事大小皆諮而後行公祿賞賜一皆入軌有所資須悉就典者請焉從武帝在彭城妻郗氏書求夏服廩荅書曰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寄時軌爲給事中元嘉二年廩卒武帝常云羊徽蔡廩可平

世三公少子興宗

興宗字興宗幼爲父廓所重謂有已風與親故書曰小兒四歲神氣似可不入非類室不與小人游故以興宗爲之名興宗爲之字年十歲喪父哀毀有異凡童廓罷豫章郡還起二宅先成東宅以與兄軌軌罷長沙郡還送錢五十萬以禪宅直興宗年十一白母曰一家由來豐儉必共今日宅直不宜受也母悅而從焉軌深有愧色謂其子淡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歲小兒尋又喪母少好學以業尚素立見稱爲中書侍郎中書令建平王宏侍中王僧綽並與之厚善元凶弒立僧綽被誅凶威方盛親故莫敢往興宗獨臨哭盡哀孝武踐祚累遷尚書吏部侍郎時尚書何偃疾患上謂興宗曰卿詳練清濁今以選事相付便可開門當之無所讓也後拜侍中每正言得失無所顧憚孝武新年拜陵興宗負璽陪乘及還上欲因以射雉興宗正色曰今致虔園陵情敬兼重從禽猶有餘日請待他辰上大怒遣令下車由是失旨竟陵王誕據廣陵爲逆事平孝武輿駕出宣陽門敕左右文武叫稱萬歲興宗

時陪輦帝顧曰卿獨不叫興宗從容正色荅曰  
陛下今日政應涕泣行誅豈得軍中皆稱萬歲  
帝不悅興宗奉旨慰勞廣陵州別駕范羲與興  
宗素善在城內同誅興宗至躬自收殯致喪還  
豫章舊墓上聞謂曰卿何敢故爾觸網興宗抗  
言荅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周旋既犯嚴制政  
當甘於斧鉞耳帝有慙色又廬江內史周朗以  
正言得罪鑱付寧州親戚故人無敢贍送興宗  
時在直請急詣朗別上知尤怒坐屬疾多日白  
衣領職後爲廷尉卿有解士先者告申坦昔與  
丞相義宣同謀時坦已死子令孫作山陽郡自  
繫廷尉興宗議曰若坦昔爲戎首身今尚存累  
經肆眚猶應蒙宥令孫天屬理相爲隱況人亡  
事遠追相誣訐斷以禮律義不合關見從出爲  
東陽太守後爲左戶尚書轉掌吏部時上方盛  
淫宴虐侮羣臣自江夏王義恭以下咸加穢辱  
唯興宗以方直見憚不被侵媒尚書僕射顏師  
伯謂儀曹郎王耽之曰蔡尚書常免眚戲去人  
實遠耽之曰蔡豫章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  
武帝宴私之日未嘗相召每至官賭常在勝朋

蔡尚書今日可謂能荷矣大明末前廢帝即位  
興宗告太宰江夏王義恭應須策文義恭曰建  
立儲副本爲今日復安用此興宗曰累朝故事  
莫不皆然近永初之末滎陽王即位亦有文策  
今在尚書可檢視也不從時義恭錄尚書受遺  
輔政阿衡幼主而引身避事政歸近習越騎校  
尉戴法興中書舍人巢尚之專制朝權威行近  
遠興宗職管九流銓衡所寄每至上朝輒與令  
錄以下陳欲登賢進士之意又箴規得失博論  
朝政義恭素性恆撓阿順法興恒慮失旨每聞  
興宗言輒戰懼無計先是大明世奢侈無度多  
所造立賦調煩嚴徵役過苦至是發詔悉皆削  
除由此紫極殿南北馳道之屬皆被毀壞自孝  
建以來至大明末凡諸制度無或存者興宗於  
都坐慨然謂顏師伯曰先帝雖非盛德要以道  
始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殯宮始撤山陵未  
遠而凡諸制度興造不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  
禪代亦不至爾天下有識當以此窺人師伯不  
能用興宗每奏選事法興尚之等輒點定回換  
僅有存者興宗於朝堂謂義恭及師伯曰主上



諒闇不親萬機選舉密事多被刪改非復公筆迹不知是何天子意王景文謝莊等遷授失序興宗又欲改爲美選時薛安都爲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太子率毅怛爲中庶子興宗先選安都爲左衛將軍常侍如故毅怛爲黃門領校太宰嫌安都爲多欲單爲左衛興宗曰率衛相去幾何之問且已失征虜非乃超越復奪常侍則頓爲降貶若謂安都晚過微人本宜裁抑今名器不輕宜有選序謹依選體非私安都義恭曰若宮官宜加越授者毅怛便應侍中那得爲黃門而已興宗又曰中庶侍中相去實遠且安都作率十年毅怛中庶百日今又領校不爲少也使選令史顏禕之薛慶先等往復論執義恭然後署案既而中旨以安都爲右衛加給事中由是大忤義恭及法興等出興宗爲吳郡太守固辭又轉南東海太守又不拜苦求益州義恭於是大怒上表言興宗之失詔付外詳議義恭因使尚書令柳元景奏興宗及尚書袁愨孫私相許與自相選署亂羣害政混穢大猷於是除興宗永昌太守郡屬交州朝廷喧然莫不嗟駭先是興宗

納何后寺尼智妃爲妾姿兒甚美迎車已去而師伯密遣人誘之潛往載取興宗迎人不覺及興宗被徙論者並言由師伯師伯甚病之法興等既不欲以徙大臣爲名師伯又欲止息物議由此停行頃之法興見殺尚之被繫義恭師伯並誅復起興宗爲海王子頊前軍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事不行時前廢帝凶暴興宗外甥袁顓爲雍州刺史固勸興宗行曰朝廷形勢人情所見在內大臣朝夕難保舅今出居陝西爲八州行事顓在襄沔地勝兵強去江陵咫尺水陸

通便若一朝有事可共立相文之功豈與受制凶狂禍難不測同年而語乎興宗曰吾素門平進與主上甚踈未容有患宮省內外旣人不自保比者會應有變若內難得弭外豐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內免禍各行所見不亦善乎時士庶危懼衣冠咸欲遠徙後皆流離外難百不一存重除吏部尚書太尉沈慶之深慮危禍閉門不通賓客嘗遣左右范羨詣興宗屬事興宗謂羨曰公關門絕客以避悠悠之請謁耳身非有求何爲見拒羨復命慶之使要興宗

興宗因說之曰主上比者所行人倫道盡今所  
忌憚唯在於公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舉朝  
惶惶人懷危怖指擣之日誰不景從如其不斷  
旦暮禍及僕昔佐貴府蒙眷異常故敢盡言願  
思其計慶之曰僕比日前慮不復自保但盡忠  
奉國始終以之正當委天任命耳加老罷私門  
兵力頓闕雖有其意事亦無從興宗曰當今懷  
謀思奮者非復要富貴期功賞各欲救死朝夕  
耳殿內將帥正聽外間消息若一人唱首則俯  
仰可定況公威風先著統戎累朝諸舊部曲布

在宮省誰敢不從僕在尚書中自當唱率百寮  
案前世故事更簡賢明以奉社稷又朝廷諸所  
行造人間皆言公悉豫之今若沈疑不決當有  
先公起事者公亦不免附惡之禍也且車駕屢  
幸貴第酣醉彌留又聞斥屏左右獨入閣內此  
萬世一時機不可失僕荷眷深重故吐去梯之  
言公宜詳其禍福慶之曰此事大非僕所能行  
事至政當抱忠以沒耳頃之慶之果以見忌致  
禍時領軍將軍王玄謨大將有威名邑里訛言  
玄謨當建大事或言已見誅玄謨典籤包法榮

家在東陽興宗故郡人也爲玄謨所信使至興宗間興宗謂曰領軍比日殊當憂懼法榮曰頃者殆不復食夜亦不眠恒言收已在門不保俄頃興宗因法榮勸玄謨舉事玄謨又使法榮報曰此亦未易可行其當不泄君語右衛將軍劉道隆爲帝所寵信專統禁兵乘輿嘗夜幸著作佐郎江敷宅興宗乘馬車從道隆從車後過興宗謂曰劉公比日思一閑道隆深達此旨招興宗手曰蔡公勿言時帝每因朝宴捶毆羣臣自驃騎大將軍建安王休仁以下侍中袁粲孫等

咸見陵曳唯興宗得免頃之明帝定大事玄謨責所親故吏郭季產女壻韋希真等曰當艱難時周旋輩無一言相扣發者季產曰蔡尚書令包法榮所道非不會機但大事難行耳季產言亦何益玄謨有慙色當明帝起事之夜廢帝橫屍大醫閣口興宗謂尚書左僕射王景文曰此雖凶悖是天下之主宜使喪禮粗足若直如此四海必將乘人時諸方並舉兵反朝廷所保丹楊淮南數郡其間諸縣或已應賊東兵已至永世宮省危懼上集羣臣以謀成敗興宗曰宜鎮

之以靜以至信待人比者逆徒親戚布在宮省  
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義  
上從之遷尚書右僕射尋領衛尉明帝謂興宗  
曰頃日人情言何事當濟不興宗曰今米甚豐  
賤而人情更安以此筭之清蕩可必但臣之所  
憂更在事後猶羊公言既平之後方當勞聖慮耳  
尚書褚彥回以手板築興宗興宗言之不已上  
曰如卿言褚圻平函送袁顛首敕從登南掖門  
樓以觀之興宗潛然流涕上不悅事平封興宗  
始昌縣伯固讓而許之封樂安縣伯國秩吏力  
終以不受時殷琰據壽陽爲逆遣輔國將軍劉  
劬攻圍之四方旣平琰嬰城固守上使中書爲  
詔譬琰興宗曰天下旣定是琰思順之日陛下  
宜賜手詔數行今直使中書爲詔彼必疑非真  
不從琰得詔謂劉劬詐造果不敢降久乃歸順  
先是徐州刺史薛安都據彭城反後遣使歸款  
泰始二年冬遣鎮軍將軍張永率軍迎之興宗  
曰安都遣使歸順此誠不虛今不過須單使一  
人咫尺書耳若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或能招  
引北虜爲患不測時張永已行不見信安都聞

大軍過淮果引魏軍永戰大敗遂失淮北四州其先見如此初永敗問至上在軋明殿先召司徒建安王休仁又召興宗謂休仁曰吾慙蔡僕射以敗書示興宗曰我愧卿三年出爲郢州刺史初吳興立珍孫言論常侵興宗珍孫子景先人才甚美興宗與之周旋及景先爲鄱陽郡會晉安王子勛爲逆轉在竟陵爲吳喜所殺母老女幼流離夏口興宗至郢州親自臨哭致其喪柩家累皆得東還遷會稽太守領兵置佐加都督會稽多諸豪右不遵王憲幸臣近習參半宮

南史

省封略山湖妨人害政興宗皆以法繩之又以王公妃主多立邸舍子息滋長督責無窮啓罷省之并陳原諸逋負解遣雜役並見從三吳舊有鄉射禮元嘉中羊玄保爲吳郡行之久不復脩興宗行之禮儀甚整明帝崩興宗與尚書令袁粲右僕射褚彥回中領軍劉劭鎮軍將軍沈攸之同被顧命以興宗爲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荊州刺史加班劔二十人被徵還都時右軍將軍王道隆任參國政權重一時躡履到興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元嘉

初中書舍人秋當詣太子詹事王曇首不敢坐  
其後中書舍人弘興宗爲文帝所愛遇上謂曰  
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當判耳殷劉並雜  
無所益也若往詣球可稱旨就席及至球舉扇  
曰君不得爾弘還依事啓聞帝曰我便無如此  
何至是興宗復爾道隆等以興宗強正不欲使  
擁兵上流改爲中書監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  
三司固辭不拜興宗行已恭恪光祿大夫北地  
傅隆與父廓善興宗常脩父友之敬又太原孫  
敬玉嘗通興宗侍兒被禽反接興宗命與杖敬  
玉了無忤容興宗竒其言對命釋縛試以伎能  
高其筆札因以侍兒賜之爲立室宇位至尚書  
右丞其遇惡揚善若此敬玉子廉仕梁以清能  
位至御史中丞興宗家行尤謹奉歸宗姑事寡  
嫂養孤兄子有聞於世太子左率王錫妻范聰  
明婦人也有才學書讓錫弟僧達曰昔謝太傅  
奉寡嫂王夫人如慈母今蔡興宗亦有恭和之  
稱其爲世所重如此妻劉氏早卒一女甚幼外  
甥袁顓始生子彖而妻劉氏亦亡興宗姊即顓  
母也一孫一姪躬自撫養年齒相比欲爲婚姻

每見興宗輒言此意大明初詔興宗女與南平王敬猷婚興宗以姊生平之懷屢經陳啓帝荅曰卿諸人欲各行己意則國家何由得婚且姊言豈是不可違之處邪舊意旣乖豸亦他娶其後豸家好不終顛又禍敗豸等淪廢當時孤微理盡敬猷遇害興宗女無子嫠居名門高胄多欲約姻明帝亦敕適謝氏興宗並不許以女適豸秦豫元年卒年五十八遺命薄葬奉還封爵追贈後授子順固辭不受又奉表疏十餘上詔特申其請以旌克讓之風初興宗爲郢州府叅軍彭城顏敬以式卜曰亥年當作公官有大字者不可受也及有開府之授而太歲在亥果薨於左光祿大夫云文集傳於世子順字景玄方雅有父風位太尉從事中郎昇明末卒弟約字景撫少尚宋孝武女安吉公主拜駙馬都尉仕齊累遷太子中庶子領屯騎校尉永明八年八月合朔約旣武冠解劍於省眠至下鼓不起爲有司所奏贖論出爲宜都王冠軍長史淮南太守行府州事武帝謂曰今用卿爲近蕃上佐想副我所期約曰南豫密邇京師不化自理



臣亦何人爝火不息時諸王行事多相裁割約居右任主佐之間穆如也遷司徒左長史齊明帝爲錄尚書輔政百僚脫屣到席約躡屣不改帝謂江祐曰蔡氏是禮度之門故自可悅祐曰大將軍有揖客復見於今約好飲酒夷淡不與世雜永元二年卒於太子詹事年四十四贈太常弟搏

搏字景節少方雅退默與第四兄寅俱知名仕齊位給事黃門侍郎丁母憂廬于墓側齊末多難服闋因居墓所除太子中庶子太尉長史並

不就梁臺建爲侍中遷臨海太守公事左遷太子中庶子復爲侍中吳興太守初搏在臨海百姓楊元孫以婢采蘭貼與同里黃權約生子酬乳哺直權死後元孫就權妻吳贖婢母子五人吳背約不還元孫訴搏判還本主吳能爲巫出入搏內以金釧賂搏妾遂改判與吳元孫搗登聞鼓訟之爲有司劾時搏已去郡雖不坐而常以爲恥口不言錢及在吳興不飲郡井齋前自種白苧紫茄以爲常餽詔褒其清加信武將軍時帝將爲昭明太子納妃意在謝氏袁昂曰當

今貞素簡勝唯有蔡摶乃遣吏部尚書徐勉詣之停車三通不報勉笑曰當須我召也遂投刺乃入天監九年宣城郡吏吳承伯挾祆道聚眾攻宣城殺太守朱僧勇轉寇吳興吏人並請避之摶堅守不動命眾出戰摧破斬承伯餘黨悉平累遷吏部尚書在選弘簡有名稱又爲侍中領秘書監武帝嘗謂曰卿門舊尚有堪事者多少摶曰臣門客沈約范岫各已被升擢此外無人約時爲太子少傅岫爲右衛將軍摶風骨梗正氣調英嶷當朝無所屈讓嘗奏用琅邪王筠爲殿中郎武帝嫌不取參掌通署乃推白牒於香橙地下曰卿殊不了事摶正色俯身拾牒起曰臣謂舉爾所知許允已有前事既是所知而用無煩參掌署名臣摶少而仕官未嘗有不了事之目因捧牒直出便命駕而去仍欲抗表自解帝尋悔取事爲畫帝嘗設大臣麪摶在坐帝頻呼姓名摶竟不荅食麪如故帝覺其負氣乃改喚蔡尚書摶始放筋執笏曰爾帝曰卿向何聾今何聰對曰臣預爲右戚且職在納言陛下不應以名垂喚帝有慙色性甚疑隔善自居遇

女爲昭明太子妃自詹事以下咸來造謁往往稱疾相聞間遣之及其引進但暄寒而已此外無復餘言後爲中書令卒於吳郡太守謚曰康子司空袁昂嘗謂諸賓曰自蔡侯卒不復更見此人其爲名輩所知如此子彥深宣城內史彥深弟彥高給事黃門侍郎彥高子凝

凝字子居美容止及長博涉經傳有文詞尤工草隸陳太建元年累遷太子中舍人以名公子選尚信義公主拜駙馬都尉中書侍郎遷晉陵太守及將之郡更令左右脩中書廨宇謂賓友

曰庶來者無勞尋授吏部侍郎凝年位未高而才地爲時所重常端坐西齋自非素貴名流罕所交接趣時者多譏焉宣帝嘗謂凝曰我欲用義興主壻錢肅爲黃門侍郎卿意如何凝正色曰帝鄉舊戚恩由聖旨則無所復問若格以僉議黃散之職故須人門兼美帝默然而止肅聞而不平義興公主日譖之尋免官遷交趾頃之追還後主嗣位爲給事黃門侍郎後主嘗置酒歡甚將移宴弘範宮衆人咸從唯凝與袁憲不行後主曰何爲凝曰長樂尊嚴非酒後所過臣

不敢奉詔衆人失色後主曰卿醉矣令引出他  
日後主謂吏部尚書蔡徵曰蔡凝負地矜才無  
所用也尋遷信威晉熙王府長史鬱鬱不得志  
乃喟然歎曰天道有廢興夫子云樂天知命斯  
理庶幾可達因著小室賦以見志陳亡入隋道  
病卒年四十七子君知頗知名

論曰蔡廓體業弘正風格峻舉興宗出內所踐  
不隕家聲位在具臣而情懷伊霍仁者有勇驗  
在斯乎然自廓及凝年移四代高風素氣無乏  
於時其所以取貴不徒然矣至於矜倨之失蓋  
其風俗所通格以正道故亦名教之深尤也



